

# 英气长存地 丰碑永矗立

——单县湖西红色文化教育基地游览见闻



春节期间,位于单县老城区的湖西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祭奠、瞻仰英雄先烈的市民络绎不绝。

湖西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东有涑水环绕,西与栖霞山相望;仙人湖宛如一块翡翠,点缀着这方红色园林;古老的护城堤、护城河穿园而过。山水英灵融为一体,浩气荡漾、人文氤氲。

湖西红色文化教育基地是在原湖西革命烈士陵园的基础上,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五次改造、扩建整合,已成为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区域历史文化游览、红色革命教育、纪念革命烈士于一体的人文精神弘扬与传承的重要载体。

作为主要纪念建筑主体,湖西革命烈士纪念塔耸立于单县文化古迹琴台之上。原名“湖西区抗战烈士纪念塔”,1945年11月建造,1984年重建,呈方锥形,由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重要领导人胡耀邦题写塔名。

湖西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原称湖西革命烈士陵园,是原湖西地委、专署、军分区为集中安葬和悼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在湖西区的革命先烈修建的。1946年,国民党军队进犯单县时,陵园遭炮击受损。1952年重修。

湖西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南端的石坊上的“湖西革命烈士陵园”,由山东省委原第一书记、书法家舒同题写。

石坊一旁的“俊亭秀廊”,廊连三亭,刻有楹联“一缕清风梳明月,半池俊水映秀亭”,为纪念女革命烈士常俊婷而建。

吴大名、李贞乾烈士墓耸立相望。

吴大名,长征干部,屡立战功,牺牲前为解放军十九旅旅长。在巨野章缝战役中殉国。刘伯承元帅亲笔题写墓名,刻有挽联:“过草地走雪山披肝沥胆救祖国,战章缝挫强敌碧血丹心为人民。”

李贞乾,湖西区抗日民主专员公署专员,1942年12月21日在单县张集马桥一带与日寇作战中壮烈牺牲。

由此往西的烈士英名碑为青石结构,六

角六面,正面镌刻山东省委原书记梁步庭的题字,五面雕刻2649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的英名。

在长眠斯土的烈士中,年龄最小者当数儿童团长高世法,单县县城东关村人。1946年我军北撤时,其留下来,以卖油条为掩护,收集敌方情报,不幸被捕。敌人使尽解数,硬是撬不开他的嘴巴,刑讯就义,年仅14岁。

烈士中还有一名刘胡兰式的女英雄王忠莲。其为单县曹马王寨村人,编村姊妹团长,14岁时参加革命,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秋,国民党军队进攻湖西区,王忠莲回村坚持对敌斗争。被捕赴刑场上,她高呼革命主张,被刽子杀害,年仅16岁。

烈士纪念亭又名浩然亭,由原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题写。亭高15米,绿色琉璃瓦罩顶,象征英烈们的草绿色军帽。八根立柱,昂首雄视,象征着英烈们的坚贞不屈;中间一条旋转楼梯,象征着革命征程的艰难曲折。

高文甫纪念亭内屹立着纪念碑。高文甫是湖南省南县人,中共单县党组织创始人,单县抗日政府第一任县长。1934年,其受党组织委派到单县中学任教,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秘密发展学生张敬、王存典为党员,成立了单县第一个党支部,后组建了张寨党支部。1940年,单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高文甫任第一任县长。

英雄阁与烈士塔隔水遥望,相映生辉,充分展示了湖西区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时期波澜壮阔的军民斗争史、革命史。

一直以来,红色故事在这里被发现、传颂,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在这里被继承、弘扬,一如阳光雨露滋润着红色湖西大地四季丰硕、风光无限、万家福祉。

文/图 通讯员 刘厚珉

故道人家黄河情

在我的故乡湖西,黄河宛如一条蜿蜒盘旋的巨龙,横卧于南部,一路延展向东南,蜿蜒九盘旋……我的老家就在黄河故道的第一个曲点。

每次从城区回老家看望父母,我都会在改道后的黄河故道边沉默静坐,想象当年黄河之水氤氲吞吐的无尽浩瀚,想象千年来,黄河水肆虐带来的天灾人祸……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忧心与感怀:黄河作为地域、民族文化的母亲,一手缔造了中华的灿烂文明,也曾一手颠覆过千万生灵的命运轨迹。现在,黄河的野性都被一种更坚定有力的文明驯服、教育,使它拥有与众生万物和谐共舞的灵性。

水的绵柔,水的流韵,启迪着黄河故道人家的智慧。早在2017年,故乡黄河故道区域提出了“保护水域生态治理开发并举”的发展思路,保护、治理、开发如硕大有力的拳头,拼打出一片天地。近年来的绿化精心培植,使一块经常发生旱涝灾害的“人间险地”,变成了世人向往的旅游乐园。春天时,这里林带如织、果树成行,飘洒出沁人的花香,引得众多远近养蜂者。故道两旁的群众,用辛勤双手、聪明才智,科学合理开发黄河故道,创造出一片属于故道人的生态胜景。

黄河大堤内,农业生产丰收,特色农副业枝繁叶茂。黄河故道的万亩玫瑰园,年产量10万公斤以上,一派姹紫嫣红、斗妍争奇,吸引外地客商到来游商贸易。在低洼成片的地方,人们深挖成塘,或养鱼或种芦草,提升生态效益。

我诧异于这片土地沧海桑田般的变幻,黄河故道人却用淡定的微笑回应我惊喜的关切。曲点向东10公里左右,是单县高韦庄镇袁宋庄。一位老河工向我们讲述了1955年治理黄泛的经历。“那年,黄河水泛滥严重,政府在当地招募协助治黄的人员,我们同族弟兄三人,都参与了协助治黄的工作……黄泛灾区,就是我们的家园。政府组织治理黄灾,咱们要先上阵。”80多岁的老人,精神矍铄,他卷起衣袖,露出瘦细的手臂,手背上青筋根根突起。“哎,这都是当年钩渠、挖沙、固堤,体力劳动带来的结果。”回忆当年,老人言谈中不胜唏嘘,眼神却十分清亮有力。这是抵御黄灾后的豪情,还是力量和信念的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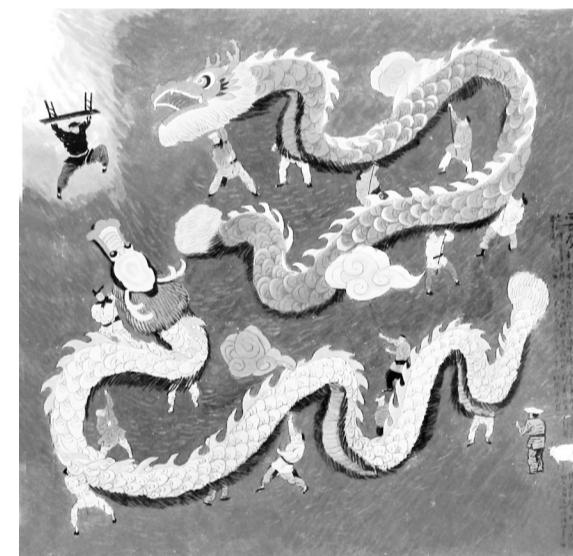
看着60多年前,这片黄河水曾泛滥、肆虐的故道地域,和它留给河工老人的“永恒纪念”,我突然感到另一种形象,在眼前慢慢清晰起来:他们来自基层群众,穿着草鞋,披着“墨衣”,在风雨中支起爱的希望,燃尽一生,却不曾止息——为了筑起一个世代安稳的家园。此时此地,生活在这一片地域的人们,显然需要另一种维度的人生,来守护心中的温暖和希望,来担负起岁月的沧桑,来点燃、构建起生活的希望!

此时,他们的身影已慢慢融进了我的视线。在富美绚烂的湖西革命老区,在氤氲厚重的黄河故道,在诗意燃烧的玫瑰园,我仿佛看到了潜伏在他们生命深处的光热和力量!

如今,开发治理中的故道水域和黄土大地,呈现出一种富饶秀丽的壮阔之美,目及百里的旷达感仍在。此时,我却已分明感受到那旷达空间中,迸发出的希望与精彩!一片美丽深沉的地域,在汇聚了无数人的希望中,定会如雀鸟一般,伸展开美丽的羽翅,在即将带来的醉人春天里飞翔!

通讯员 谢丽

## 舞龙



勇猛、灵活、友善、高贵于一体,兼具力量、智慧的品格,已成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崇拜的图腾。

文/丁明炼 画/王世会



## “父子五进士”故里寻踪

张长国

科举制度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结束为止,在1300年的时光中,无数的读书人悬梁刺股、皓首穷经,梦想着靠一手锦绣文章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如今的高考一样,在一个府县中能够考中进士走上仕途的人属于凤毛麟角,更不要说是一个家庭了。而在北宋时期的成武县,却出了“父子五进士”的科举传奇,让人为之惊叹。

在今成武县伯乐集镇白店村西北约一里的田野里,有一块立于北宋熙宁时期的厚重石碑,经过千年的风雨,石碑已深陷地下,地面上的高度约一米半,厚约三十厘米,宽约一米左右。碑首为六龙垂首,龙体粗壮,后肢托举火焰宝珠,龙身包围着圭形题额。题额内篆书“宋赠尚书祝公神道碑”,造型古朴庄重。据当地村民回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该地尚有320多亩的祝氏陵园,神道碑前



有石虎、石羊、石马等,因水患和人为破坏,已淤积地下。石碑后应该就是祝维岳的墓地了,但封土已被平掉,成为农田。该碑因在生产路旁,从路的走向与碑对照,此碑面偏向东南。当笔者拿出指南针测定时,竟惊讶地发现,此碑的朝向与地磁极竟然完全重合,没有一丝一毫的偏差。这说明,在北宋时期,罗盘就已经应用在了堪舆中,立碑精准度千年后毫无变化,这应是一位高人所为,让人不禁叹服。当地人还传说,此碑下埋有金小鸟,不知什么朝代被南方人挖走了。

祝维岳的祖先是彭越,他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所封的梁王,后来被刘邦以谋反的罪名诛杀。当时,仆人胡三娘抱着彭越最小的孩子从定陶的王府中逃了出来,因成武县东北的梁丘是彭越的家乡,他们逃回老家,改了姓氏,留下了一支血脉。《城武县志》记载:“传梁王忧残时,祝天而誓,后子孙即易姓为祝。”至宋有祝维岳其裔云。”成武祝氏家族中的一副“梁邱肇封谱牒千秋绵武邑,汴京留赠宗祀累世壮文山”的对联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祝维岳,字周甫,在北宋景德二年,他参加了明法科考试,明法科如同今天的司法考试,是国家为了选拔司法人才而设立的,难度非常大,但祝维岳却考中了。有意思的是,这科的状元是李迪,李迪是濮州人,也就是今天的鄄城人,曾两度官至宰相。可见,山东人从北宋时期就有了“公务员”的“考霸基因”。这年四月,中进士的都成了宋真宗的“天子门生”,祝维岳与李迪等进士们在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享受到了赐宴琼林苑的待遇。之后,祝维岳被任命为陵州(今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一带)司法。上任后,他充分展现了司法才能。秀州(今上海市嘉兴市一带)有盗贼抢了公粮,官府抓了四十多人,准备杀

回到历史深处

● 菏泽地名前世今生 ●

郓城县城西南方向15千米有个村庄叫张坑,据说以前这个村子不叫这个名字,只因为纪念梁山泊好汉张横才改名张坑。

据《张氏族谱》记载,明洪武元年(1368年),张氏祖从山西省洪洞县老鸹窝迁到郓城县张营镇,明嘉靖二年(1523年)又迁到县城北王庄,清咸丰四年(1654年)迁到此处定居。

清末属郓城县玉西里。1928年归郓城县五区宋庄乡。1940年划归郓城县五区。1942年归郓城县巨野办事处,1943年属临邑县,1944年归郓城县。1946—1957年属郓城县六区,1958年初归武安集乡,同年秋属武安公社飞集大队,1962年建张坑大队,1984年初改为张坑村民委员会,辖张坑、于庄,归属武安镇。北邻220国道,东临武(安)华(营)路,南距镇驻地1000米,交通十分便利。

宋朝时,梁山归属郓城县管辖。据传,村子距八百里梁山水泊不远。这里的人家半渔半农,忙时耕田种粮,闲时张网捕鱼,虽说不上富裕,也算安居乐业。

有一年,一个俊俏的村姑去坑边洗衣服,人不见了,水边还放着洗衣盆和衣物。有人在坑边芦苇里发现了一把朴刀,上面刻着“替天行道”四个字,正是水泊梁山的记号。有几个年轻后生要组织村民冲上山寨,报仇雪恨。”德高望重的家族长安抚大家不要急躁,他自有道理。当即,家族长就坐着小船向梁山大寨驶去。

到了梁山寨,见到宋江、吴用等头领,家族长迫不及待把事情讲了一遍。宋江听了不由大怒,众好汉也气得咬牙切齿。吴用讲道:“此事事有因。前几天,有个江洋大盗因分赃不均得罪了同伙,来投靠山寨,想借兵报仇,宋江哥哥看此人行为不轨,没有收留,谁知他走时偷走一把朴刀,肯定是在假借梁山之名,祸害百姓。不过,量他还会出现,可以用计抓到此贼”。这时,梁山第28位好汉、军师吴用星张横走上来,“小弟愿去擒拿此贼”。吴用又安排交代了一番,张横便和家族长下山去了。

那江洋大盗姓王,人称王水鬼,练就一身水上工夫,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被宋江等人轰出忠义堂后十分恼怒,偷出梁山好汉专用的朴刀,心想:“我来投靠梁山,宋江却不肯收留。我要让你不得安宁。路上看到有个洗衣的村姑,就抢了村姑,扔下朴刀,企图嫁祸梁山好汉。”

张横来到出事的坑边,仔细勘察了现场,潜到水中。当夜,月色如昼,坑边来了个年轻的姑娘洗衣服。忽然,水里伸出一只手,就要把姑娘拉下水。那姑娘突然变成了个男人,伸手抓住水中的手腕,拉出一个人来,此人正是王水鬼。原来,张横下水之后,从偏僻处悄悄上岸,男扮女装,来到坑边洗衣,抓到了王水鬼。

张横押着王水鬼来到他的窝巢,救出了村姑,还找到了许多金银财宝。张横把财宝送给村民,押着王水鬼回山寨交令去了。

后来,人们把张横救村姑的那个水坑叫张坑,用来作为村名,以此纪念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好汉张横。

张坑村东西820米,南北1000米。全村530户,1792人,1930亩耕地。现在的张坑村有木材加工企业13家,村民可以在家门口打工挣钱。村内红墙碧瓦,高楼林立。村外树木蔽日,机器隆隆,村民们过上了安定祥和的幸福生活。

魏建国